刻金谿順齋張先生策海三卷

門生沈季文次
門生孫光啓點
庠生弟應川校
書林徐天佐梓

官制

立法以官人。寓於後而無弊者。盡繼天立極之道者也。酌法以任人。監於前而無慾者。得通變宜民之神

者也。蓋因事以建官。則官有專成之業。而天下無曠職。因時以通變。則法有文遠之善。而天下無廢政。此我

國家之設官分職。較之成周制。雖異而不害其爲同也。豈惟今日爲然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則夏商之制。已不能不異於唐虞矣。而況於周乎。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屬各六十。總三百六十人。則周之制。已不能不異於夏商矣。而況於今乎。故語其制之同。則冢宰掌邦治。而吏部實其職也。

宗伯掌邦禮。而禮部實其職也。司徒掌邦教。而户部實其職也。司馬掌邦政。而兵部實其職也。司寇掌邦刑。而刑部實其職也。司空掌邦土。而工部實其職也。内史掌受訪。納言掌王命。而翰林院。通政司。非其職乎。此其設官之同。固如此矣。語其制之異。則吏部統百官。而復列之六卿。兵部掌邦政。而復叅之五府。都察院與六卿而為伍。大理寺與刑部而持衡。則其設官之意。又豈能一一相合。如符節之同也哉。所以然

者。蓋以先王之設官。非以飾治也。凡以為民與事也。苟事治而民安。即少有異同焉無傷也。而况時有古今。事有繁簡。又有不容一律拘者。故吏部之列於六卿。非故抑之也。所以防其自專之漸。五府之參乎兵部。非故貳之也。所以昭其相制之權。都察院之與六卿為伍。得非使之揚清激濁以振風紀乎。大理寺之與刑部持衡。得非使之詳鞫論報以重民命乎。至於御史之不屬於太宰。六科之不屬於憲臺。則又

聖祖致意之深者。何者。六科主封駁。言官也。御史主彈劾。亦言官也。一有所屬。則將牽制委靡。而無以盡其納諫之忠。緘默因循。而罔以資其匡救之益。是故使之得以自達。所以作其敢言之氣者。寔在於此也。是同非苟同。可以同而同也。異非苟異。亦不得而不異也。雖然。官位也。稱其位者人也。取人以身。敢以是為

聖天子告。

經筵

成周有師氏以詔其微。有保氏以諫其惡。有史氏以記其過。有傅氏以訓其功。而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虎賁宿衛。要皆吉士。則雖未有講官之名。而其原已開於此矣。漢自甘露始詔諸儒五經同異。或聚於石渠也。或會於白虎也。然望之以名儒而外補。竇氏以近侍而專權。何有於親賢遠奸之實乎。唐自太宗欵成羽翼。始以群儒入侍幃幄。或為弘文之館也。或為崇文之院也。然閨門斷德。而梨園溺志。何有於遠色貴

德之誠乎。宋太祖置講席。太宗開經帷。而諸君亦知所重焉。故其時如烹鮮喻治。得於豳風薄征緩刑。講於荒政。其所裨益誠多也。若夫林瑀以需卦宴樂之說啓其君。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蕩其君。是皆欺君罔法者流耳。孰若講詩諷諭如祖禹。經學淵源如伊川也哉我

太祖龍飛淮甸。肅清中原。既集大統。即思亂世尚武而治世尚文。故元年即制翰林院。十八年乃定翰林

官。初以陶安為學士。繼以宋濂為師儒。侍讀學士。乃其所講之官也。五經四書。乃其所講之書也。文華文淵。乃其所講之地也。然且大臣侍班。光祿侍宴。而任之何其大乎。冬夏時衣。白金鞍馬寵之何其隆乎。此蓋三代以來。所未有者也。

守令

欲生民之獲所。在於司牧之得人而已矣。欲吏治之稱職。在於振勵之有道而已矣。蓋臣為君以養民。則

飽煖安逸。皆賴之以與聚者。而或所任之非人。其何以立群生之命。君寄臣以司牧。則慶賞刑威。正藉之以示勸者。而或所施之失當。其何以成吏治之良。此守令之賢否。係生民之休戚。而隆聲譽於當時。垂史冊於不朽者。固君子之所自盡。而實礪世磨鈍之君。有以致之耳。昔先王建萬國以親諸侯。郡縣之名未立也。自秦罷侯置守。易封建為郡縣。而以牧民之責。悉委之守令矣。故漢司馬遷作循吏傳以風天下。而

後世作史者因之以不廢是其著於當時者或盛或衰雖不同而皆有利於生民之實紀於史冊者或詳或畧固不一而皆有以彰吏治之隆所以然者豈無故哉漢宣帝曰庶民安其田里而亡愁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輙以璽書褒奬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不得繆辱黄綬唐太宗疏刺史之名於屏風以備黜陟宋太祖置郡守輙召見慰勞而遣上之人之重守令如此則吏治之

良又何疑哉。我 國家守令重科目之選。嚴六事之責。而督之以監司。察之以御史。可謂任之匪輕矣。是以二百年來。得人之盛。前代莫並。夫何邇來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少壯者恥爵位之卑。則政多苟且。豈上之人失所以振厲之道耶。為今之計。必也激勸存乎朝廷。一曰加褒賞。如卓茂之拜太傅。劉平之拜儀郎。是也。一曰重選任。如明帝不許公主求令。玄宗試縣令理人策。是也。責效存乎部使。一曰許

便宜。如韓韶開倉。而太守不之坐。是也。一曰責大體。如魯恭三異。而河南尹不問其吏事。是也。如是。則循吏輩出。而隆古之化。不其可以挽回之乎。雖然。此特自在上者言之耳。嘗謂紀信不入忠義傳。而不能泯其誠慤之實。張湯不入酷吏傳。而不能逃其慘刻之名。賢者亦在乎自盡而已。其於傳之列不列。何必計焉。故能辨其實於鷹鸇鸞鳳之名。而脫斯民於蒼鷹乳虎之口。開閤思過。則為之。而過為酷烈。如嚴延年。

者。所弗師也。蒲鞭示辱則為之。而善為鉤鉅如趙廣漢者。所弗為也。如是其在當時也。為劉寵錢。為醴泉禱。而譽望隆於無疆。其在後世也。為墮淚碑。為雷陽竹。而史冊垂於不朽矣。今之守令者其三復之。

科目

三物教矣賢才生焉。四門闢矣賢才升焉。故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而升諸族。族師舉其孝弟睦婣而升諸黨。黨正書其德行道藝而升諸州。州長書其德行道

藝而升諸鄉。鄉大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為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國學。為俊士。俊士論其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大司馬。為進士。其所以升者。其所以教之者也。至漢則所教非所升。而德藝判矣。至唐則所升為文辭。而德行亡矣。至宋設科不一。而以進士為主。亦歸於文辭而已。今日入仕之路有三。曰科舉。本於周禮選士進士之意。而用安石崇經義之法也。曰歲貢。原於漢武用孔臧之議。博士置弟子之員。

困乎唐人生徒之設。宋人三舍之員也。曰吏員。則自
秦弃儒崇吏。漢因之。始有試吏入仕之途也。他如經
明行脩。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楷書秀才之類。皆興廢
不常。惟任子雖有定制。然出自恩典。近年三品以上
子孫入監。始有定例矣。
得人漢則茂才如仲舒。明經如信臣。辟召如黃瓊孔
融。唐則明經如仁傑徐有功。進士如真卿白居易。
直言如裴度韓休。宏詞如陸贄韓愈。宋則蘇軾中

賢良。吳育中材識。富弼中異等。余靖中拔萃。

國朝科目備用事件

胡儼典文衡。批楊公溥之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世。人以儼為知人。

成化間羅倫策對大廷。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折其下句。公不從。直聲震于時。奏名第一。

孫公燧應鄉試。作易經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文。主司

批曰。生死路頭。子其知之。遂置諸魁。後公死于江右
宸濠之難。然則文亦可觀人乎。汪循曰。
太祖定鼎于金陵。本德以出治。首變文體。詔諭中外。
指楊雄相如為險僻艱深。諸葛孔明為明白正大。確
乎千載不易之論也。天下士風。靡然以定。越百餘年。
習之既久。不能無弊。其虛豪謬妄者。往往類乎才氣
高邁。而效顰笑於閎博壯偉之作。其求奇喜新者。往
往類乎造詣精深。而蹈轍於鑴新怪誕之詞。若是瀾

倒塲屋。競以求售。成化間。翰林有丘公仲深。楊公維新李公賔之。程公克勤。憂其弊之浸深。而欲丕變之也。汰其所雜。板其所萃。華其所習。程其所式。不二十年。天下之士。出于口者。皆正言矣。

按欲行科舉須用俞建輔之言。不為無益。須救得時弊一半。近時止以正文體去鈎棘為救弊者。未為知本之論也。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

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脩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受其斃。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 仁廟覽疏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

今科塲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取四分。永為定例。

選舉考課

嘗考選舉之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如六德六行六藝之屬。其所以考察而書之者。又有鄉大夫黨正之屬。司諫萬民之糾。是固以興天下之民行也。於是不率教者。則移之鄉遂。移之左右焉。則是先王之世。所以教之者。無不極其慎矣。嘗攷考課之法周禮太宰以六計弊群吏。如廉法廉善廉能之屬。其

所以參校而勾稽之者。又有太宰於歲終。則詔百官之廢置。於三歲。則計群吏之誅賞。是固以察天下之吏治也。于是柄之太宰。則予以馭其幸。置以馭其奪焉。則是先王之世。所以考之者。無不盡其情矣。夫惟其教之於其始。是以巷有禮樂之歌。户有詩書之風。而舉之於司馬者。皆忠貞敦實之士也。夫惟其考之於其後。是以賢者則進之秩。不肖者則黜之爵。而籍之於太宰者。皆官常官馭之職也。三代之治。由此其

選矣。柰之何選舉流而為詞章。考課流而為資格。征
之禮官者。無非糊名易書之制。明經作字之科。考之
銓曹者。無非行鴈貫魚之次。積日積勞之最。嗚呼。是
安得不至於士習之日污。吏治之日隳哉。夫選舉之
法。非詞章之所能壞也。而壞於道術之不明。是以選
舉之不能不詞章矣。考課之法。非資格之所能壞也。
而壞於人才之不審。是以考課之不能不資格矣。今
欲究天下之詞章。莫若復程子講學之議焉。序天下

道德之尊者。而隆之京師。其次者。分屬於郡縣。其敦行也。務以孝弟力行。一道德。同風俗。為尚。而其所教之法。又必參之以月試之能。鮮額之鐫。利誘之省焉。是則所以明天下之道術者。無不正矣。如是於詞章之不能盡止也。復申之以諸司職掌。賢良方正之科焉。天下之選舉。其有不復於司徒之教者乎。欲究天下之考課。莫若揉漢武百官表之畧焉。如石慶之死。御史大夫倪寬當遷也。而太僕公孫賀顧得之。不以

次第補也。張歐為中尉。九年而遷。而或以四年。或以一年。不以遲速拘也。是則所以審天下之人材者。無不慎矣。如是於資格之不能盡止也。復申之以大明會典。保薦推陞之科焉。天下之考課。其有不復於大宰之掌者乎。

久任

古者爵人以德。不觀其暫而觀其常。祿人以功。不觀其驟而觀其素。議論要之久而後定。功業要之久而

後成。此先王所以久於任人。而不屢遷也。故周公為
太師。召公為太保。是內而公卿。終其身而任也。康叔
之治殷民。君陳之正東都。是外而侯伯。老於国而任
也。漢有為京兆九年者。而東都以來。守相數易。則朱
浮左雄。不得不任其非。唐有守桂陽十年者。治開州
十八年者。而中宗以降。州牧屢遷。則劉祥道盧懷慎
不得不議其獘。在宋則李漢超之守關南。郭進之控
西山。遠或二十年。近或八九年。後三司數易。司馬光

憂之。內任數易。上官均憂之我

朝任官。亦有典銓衡。鎮交趾。各幾二十年者。司国計

知寧州。亦各二十年者。此

祖宗久任之法。所以上下相安無弊也。循至於今。計

資格以求進。守歲月以希遷。遠者不過三年。近者數

月。夫彼既知任之不久。則視居官如傳舍。尚安有留

心於政事。以遺生民之惠者哉。誠使得人而任。如烟

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于是而久任焉。秩當

十三

遷也。不移其地。祿當厚也。不移其官。過可諒也。不拘以文法之細。人可諒也。不間以毀譽之言。或璽書慰勉。以堅其意。或榮加服命。以旌其能。則一路福星。豈無賢守。一錢不受。豈無賢令。韓延壽爲潁川。而民喪祭嫁娶以禮。朱子知漳州。而男女不敢入僧廬者。可冀也。

官俸米鈔兼支例

永樂初。令在京文武官。俸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

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毎新鈔二錠。折米一石。九品襍職。及吏典旗軍。並令支米。從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之議也。此官俸折米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盐。衣服糊椒蘇木事例。日薄月削。正統以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分米。七分鈔。雖九品襍職。無不皆然者矣。 國初鈔法通行猶可。後來鈔一貫。值銀壹分貳釐耳。嗚呼。俸祿薄而欲吏之

廉也難矣。故治安要議。所以有小官之俸。不可析減之條。

士風

李夢陽上楊一清書曰。今之風俗。媢者目為生事。畏者倡為尚氣。譬者指為奸邪。排者劾為不謹。此中夜拊膺。未始不流賈傅之涕。而危巷伯之遺也。又曰。議者謂公喜通才。奬辦給。拔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人多。而雅恪鎮俗之徒寡。爽快

取辨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太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盡耶。

霍公韜曰。我朝自方孝孺劉球諸臣。死於忠義。其禍慘烈。以故士夫喪氣。無復振作。賢者多以明哲藉口。間有不避刑戮。獻言為國者。輙又擯斥於外。終身不

得大用是以達官顯爵類多軟媚保位之人朝士相師父而成俗以老成為遲鈍以忠厚為迂濶以剛直為沽名以廉介為矯激以奉法為執拗以守禮為傲慢以任私為常情以詭隨為通變以壅蔽為權宜以諂諛為賢以擊搏為能屈辱不以為羞奸貪自以為得士氣若此而望紀綱振肅天下乂安得乎願檢成化弘治以來大小臣工章疏有涉權貴有干勲戚有觸人主之怒者疏其名於吏部死者表旌其墓生者

加擢其官。取回大用。彼將援引善類。充滿于朝。如此而紀綱不振。天下不安。未之有也。

陳白沙曰。古之學為己。今之學為人。學為己者。其仕也為人。學為人者。其仕也為己。

鑽刺

汪循上焦侍郎書曰。古之卿相。為天下求士。而士責以禮。禮不勤不赴。今之卿相。不勝士之求已。而責以賄。賄不厚不舉。以故賢不肖倒置。風俗日趨於薄也

循授外職。只知牧民者。以愛民為心。他所不及。或者勸曰。今人謂出外仕者。譬如落深塹。非得上之人有力者。一引手援之。不得上也。何不於剝之無大害於義者。陰以聚之。以為援引之資乎。循嘆曰。義利之辨。在予心耳。此心可欺。孰非利也。苟不可欺。長若對越於神明。則常俸之外。一錢皆贓也。何有不害於義之利也。

宗室

按大明會典。弘治以前。王府房裒等價。已屢經變減。祿米中半折支。迨嘉靖初。距此纔五六十年間。而天潢益繁。財賦益以不給。觀諸臣奏議可徵矣。大學士桂蕚。進輿地圖。謂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 宗室歲祿。且至百萬矣。戶部題稱晉府一府。今增郡王將軍。中尉儀賓共二千八百五十餘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舉晉府而他府可知矣。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府積欠祿糧。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餘石。舉一

省而天下又可知矣。給事秦鰲。奏各省災傷蠲免数多。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山西因祿米不足。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 仁壽宮木料矣。詹事霍韜疏。謂宗支日廣。郡王以上。猶受享多福。將軍中尉而下。祿糧不給。失所有不忍言。凡臣民家稍充裕者。猶不欲使其子孫失所。柰何忍使天潢而致斯極。祿糧不給。有司坐受其戾。或升堂而號。或攔街而罵。仕于其土者。凜凜卒歲。不獨惧受辱。且

惧變生不測矣。夫易窮則變。變則通。使　高皇帝復生。覩此亦必不株守　祖訓。而思所以處之變。而通之以盡利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程子曰。聖王必為可久可繼之治。誦斯三言。所以處之之道。思過半矣。今欵處之要。不過損過以就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已。要必天下親王。皆從　國初遼韓伊諸王之制。祿米皆二千石。不使有厚薄之差焉。郡

王而下。中半折支之內。仍令中半折支。以從在京支職三分支米。七分折鈔之例焉。儀賓祿米。本色四分之內。仍令折半。以從在外文職。二分本色。八分折鈔之例焉。其親王袒免以下。則從皇庶人之例。皆月支三石焉。又必如凌瀚氏所謂不遷制於見在。惟定制於方來。必如豐林王所奏。宜定子女之數。以杜宗室之詐冒。必如　祖訓所著。宜制出仕之令。以盡宗室之才能。夫然後可庶幾維持於數世矣。

霍文敏曰。嘗考大明會典一欵。親王子孫。才堪出仕。許令授仕。其後宣德初年。漢庶人謀反。當時大臣倡為踈忌宗室之說。遂廢出仕之令。夫禁其出仕。使不得隨職受禄。惟仰食有司。是故昔也以一郡為供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數千百人矣。禄糧所由不給也。太祖時親王納功臣之女。公主配大臣之子。未有踈忌之嫌也。自漢庶人謀反。當時大臣倡為踈忌之說。凡姻連王府。不任京職。將軍中尉之女。冊封不時請。

貧富不時給。年紀垂暮。人不肯娶。衆口嗷嗷。仰食有司。柰何其能給也。

王府歲支祿米。上者二萬石。下者二百石。又下而有罪廢人。亦月支三石。登名玉牒者。歲不知其紀也。而天下戶口之錢糧。歲入不過仍舊。而何以供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五世之外。獨不可減乎。國王有宗廟典籍。所用頗多。而郡王以下。自千石而降。則不過資其私用而已。獨不可減乎。況太祖之意。封建

諸王。將使之籓屏王室。撫御四夷也。今徒安享驕佚。無所施其功。獨不可慼乎。但不必顯損於見在。惟當潛消於將來。則亦無有起而譁之者矣

刻金谿順齋張先生策海四卷

門生滁李文次
門生孫光啓點
庠生弟應宿校
書林徐天佐梓

田制

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於是有井田焉。司徒造都鄙。制其不易一易再易之差。遂人辨郊野。分其

上地中地下地之等。鄉遂用貢。所以為王畿公地。都鄙用助。所以為采地食邑。井田之制也。自黄帝經土設井。而井田已倡。夏因之為五十之貢。殷因之為七十之助。至周而大備焉。自魯宣履畝税穀。而井田已廢。觀畢戰之問。則壞於滕。觀李悝之議。則壞於魏。至商君而大壞焉。自是而後。田代於漢。限於晋。均於後魏。永業於北齊。司均於後周。世業於貞觀。雖有不同。而要之非先王之法也。况王安石頒方田。賈似道創

官庄。何足道哉。荀悦謂井田可行於高光開創之時。東萊謂井田可行於荆淮空曠之野。彼固知其難也。陳安道問井田。張子以為難行。黄義剛問限田。蕪子以為戲論。彼真見其難也。昔人有言。鄉遂之兵。不可復也。屯田以省費。亦鄉遂之法也。肉刑不可復也。不數赦以卒奸。亦肉刑之法也。井田不可復也。禁民之踰制。亦井田之制也。今能抑豪强之兼併。則即井田之經界矣。均賦役之重輕。則即井田之賦税矣。何必

泥其迹哉。

今時田賦之弊

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庶鮮少。田野多荒。田額宜少也。乃猶墾開八百萬頃。今奕世承平。人漸生聚。田野盡闢。田額宜多也。乃猶失額四百萬頃。總國計者。若何為心乎。天下有司。受猾民賍利。畏勳戚豪勢。為之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

孔子之對哀公曰。薄賦稅。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魏文侯曰。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者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於此可以觀取民之當有其制矣。先王之取民也。總銍桔粟米之類謂之賦。漆枲絺紵鹽鐵之類謂之貢。然夏五十而貢。未嘗加于虞。商七十而助。未嘗加于夏。畿內有賦而無貢。畿外有貢而無役。以義利也。周制九賦斂財賄。

九貢致邦國之用然鄉遂用貢十分取一都鄙用助九分取一園廛無過二十取一漆林二十取一以義利也自天王求車天王求金而貢法壞宣公稅畝哀公田賦而賦法壞至於亡秦頭會箕斂利與害俱叢矣自漢言之其田或五十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或除民田租之半或令民無納今年租而諸郡上貢名物載於杜氏通典者有定制焉何善也夫何武帝而後造白鹿製皮幣筭舟車及緡錢管鹽鐵而榷酒酤

置均輸而立平準觀光武之詔知郡國舊有異味之貢觀和帝之詔知南海舊有荔枝之献義安在哉自唐言之有田則有租水旱霜蝗耗苗稼者免租有户則有調水旱霜蝗耗桑麻者免調有身則有庸而苗稼桑麻耗十之七者免租庸調凡諸郡土貢名物載於唐書地理志者有定制焉何善也夫何玄宗之後立兩稅之法窮山海之利有借商間架之錢有折抽進奉之名劍南常皋有日進江西李兼有月進義寡

在哉宋初二十稅一屢有蠲減乾德有罷羨餘之詔熙寧有罷貢物之詔是後有青苗免役之錢有坑冶榷貨之利今年掠金帛納女真明歲掠金帛賄蒙古義安在哉我 朝以墾田定賦稅以地宜立筭則夏稅秋糧之額則具於黃冊總於戶部諸州所貢之額則取用物而不過絶異物而不取若丁口之役百無取焉惟編爲里甲十年一役而已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竄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

深其歛散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

周我　朝取民之制是矣

賦役

匡時之義道貴通變治國之理政在遠猷何謂通變以燭機宜以順人情以別土俗權以濟之以救一時之急務也何謂遠猷以察民隱以振綱紀以定法守政以經之以立萬世之訏謨也變通則斯民之害為斯民去之而和平之福迸矣猷遠則斯民之利為斯

民植之。而久安之治得矣。不然則求治雖切。而亂日以滋。如之何其可哉。知乎此。則凡今日　國家之事。有係於生民者。均可以此道行之矣。而况賦役之法乎。且維王建國以爲民極。所以定庶土之征。而成賦中邦者。不能不取諸民也。所以植庶務之興。而率作興事者。亦不能不使乎民也。賦所以取民之財。役所以用民之力。斯二者。皆國家之首務。三代之所不能廢也。至於成周。法制始備。有掌財之司。有會財之官。

有九賦以斂之。有九式以節之。至力役之征。則又出
土地以稽人民焉。此皆出於文武之所經營。周公之
所區畫。至矣盡矣。不可復尚矣。逮秦政苛猛。漸滅古
法。開阡陌而田賦不存。築長城而民力告匱。治之弊
也。從茲始矣。由漢而唐。至於有宋。一時英君誼辟。於
賦役之法。未免有所軒輕低昂于其間。而所以斟酌
往昔。變通來今。以立萬世之遠猷者。在乎上之人而
也矣。今之賦稅告急矣。固不容以易減也。而征榷之

令。獨不可以少緩乎。加派之例。獨不可以少省乎。知行乎此。而民之財。庶幾日近於阜也。今之力役繁興矣。固不可以盡免也。而土木之興。獨不可以少停乎。借辦之後。獨不可以少裁乎。知行乎此而民之力庶幾日躋於康也。合是二者。而又本之以仁。率之以義度之以智。漢唐宋法之可行於今者。則行之。周禮之可舉者。則舉之。不阻於郡議。不惑於衆見。而調停叅酌之宜。適合乎濟時之權。經世之謨焉。則 國家之

社稷。可培於有永。而生民之命脈。亦賴以有終矣。不然。心非愛民。志非為國。而徒曰某法善。吾行之。某法未善。吾革之。亦未焉而已。有願治之思者。可不深省也哉。

戶口

周官大司徒掌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內史書其名。司會計其數。冢宰式之以制國用。司命登之以藏天府。所以厚國本而重元氣。無所不用其心也。漢戶口

莫盛於哀平。由其休養生息於文景也。不幸而武帝
繼之。衛霍出塞。士馬物故。消鑠耗斁而死者十之三
矣。唐户口莫盛於天寶。由其培植灌溉於貞觀也。不
幸而身自壞之。河北用兵。黄巢倡亂。而户口三耗其
二矣。宋以太宗視藝祖。加百餘萬。以景德視太平。加
五百餘萬。自古民数之盛。無過於宋。一壞於新法。再
壞於北虜。千里蕭條。終不能復祖宗之盛。盖三代以
上。天運主於西北。故户口盛於西北。三代以下。天運

主於東南。故戶口盛於東南耳。我 國家當天之全運。戶口至六千餘萬。循至於今。其或脫漏出於狡猾逃移見於凶荒。不能無者。今欲洗而料之。在於行摘防之法。冒報之虛數必禁。逃絕之虛籍必黜焉。行撫字之法。減刑獄而省兵革。輕徭役而薄稅斂焉。則黎民繁庶。元氣固而國本益厚矣。

屯運

粵稽周官寓兵農於井田。而屯田之名未立。自採薇

遣戍。挾杜遲歸。始假人力以盡地利。而屯田興。屯田以兵。營田以民。間參屯營之制。而兵民絡繹焉。趙充國屯河湟以困先零。王伯屯函谷以鎮關輔。漢屯則然也。郭子儀躬稼於河中。婁師德衣葦於豐州。唐屯則然也。何承矩建議於河北。范仲淹大興於陝西。宋屯則然也。屯一也。宋歲獲僅二萬九千有奇。唐至九百萬。何翅倍蓰。而無筭哉。禹貢繫貢賦於川道。而漕運之端已肇。自汎舟故絳。輓粟滄海。始假民賦以佐

軍實。而漕運興。水運以舟。陸運以車。或兼水陸之制。而舟車輻輳焉。鄭當時著引渭穿渠之績。諸葛創木牛流馬之規。漕於漢有如此者。裴耀卿建北運。而瀕河置廪。李泌罷南運。而鑿山通道。漕於唐有如此者。范旻以心計見稱。薛向令舊敝悉去。漕於宋有如此者。運一也。漢歲漕計二十萬而足。乃後至六百萬。何啻什百之相懸哉。我

國初於兵荒之後。命諸將分屯龍江等處。自是立法徧天下。其所以貯積於衛所

者。裕如也。夫何邇年以來。盤天下以屬之屯。而不聞豐亨之積。衛遷而田不與之俱遷。吾不知其何所田存而屯不與之俱存。吾不知其何說。歲租潤於囊橐。公廩無升斗之儲。日高卧於北牕。阡陌鮮巡行之吏。芒芒天壤。幾何而不為衛公之軒耶。

國初仍元人之法。海陸並運。既而罷海舟以漕。疏通舊河。其所以輸積於京師者。裕如也。夫何邇年以來。半天下以屬之漕。而浸有逋負之弊。兊運長運。老歲時於奔命。正

耗除耗。剥膏脂於征求。積債私役。偷生虎狼之吻。露居野宿。委身魚鼈之鄉。悠悠天塹。幾何而不為宣王之穽耶。然則為今之計。亦惟于屯政之修也。凡田之包占者。必盡其還官之法。卒之逃竄者。必嚴其勾稽之令。而諸邊之為統領者。又重之以董理之任。而考其殿最焉。如此而曰屯政之不善者。吾未之信也。于漕役之修也。則復轉般之法。以省其直達之費。申番休之令。以省其偏累之艱。而諸路之司巡視者。又委

之以疏鑿之責。而免其淤塞焉。如是而曰。漕役之不
善者。吾不知之也。雖然　國家屯于南。固不可以助
三邊之急矣。使外地列屯坐食。而仰給司農。則天儲
太倉之積。其有不匱者乎。必儆重華之謀。用虞集之
論。地自青齊以至遼海。悉皆疏鑿以資灌溉。而為之
田畝。則邊儲日裕。而可以壯六關之威矣。其為利不
亦溥哉。　國家漕運于河。今固可以用之於常矣。使
一旦北虜有儆。而中原告急。則臨清濟寧之地。不有

可憂者乎。必蹈元人之迹。循海運之道。地自龍江以入直沽。悉皆巡視。以占風候。而舉行不廢。則緩急得濟。而尤可以用之於變。其為利不亦大哉。

漕運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率由江入。至洪武三十年。始海運遼東。以供軍餉。成祖遷都金臺。江南糧船。由江入海。至永樂九年。始濬會通河以達京城。十年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揚等處歲糧。由會通儹運。以

補海運一年之數。則因工部尚書宋札之言也。十三年開清江浦五十里。導湖水以達淮口。自是漕舟所至。南北交通。則因平江伯陳瑄之言也。船廠特設。便作事也。提舉有司。專造理也。部官出領。重責任也。三年一代。觀成績也。則我　朝之於漕運。固斟酌於建始。慎重以行事矣。然法久弊生。豈無利病可言哉。盖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軍則官為造船。民則自行僱倩。往復經年。多失農事。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

糧儲。俱於淮安庐州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矣。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庐淮兌運。令裏河官運僱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為長運、矣。夫軍之船造於官。軍之勢强於民。今兌以軍運。使民盡力耕耨。一任出粟之費。給還脚價。使軍得利。似無不可者。然守淺阻凍之困。往往又見於長運。則近来都御史席書。所謂成化以前。其病在民。成化以後。其病在軍。

民病幸而已除。軍病不可不拯者。可不深為之慮哉。為今之計。莫若於臨清天津。增益倉廒。水通則舟船長運。淺凍則遇倉以貯。念其無室家之樂也。於其父母妻子而恤之。念其有風波之險也。擇乎老成之人。以主之。船糧之出於抽分者。官無尅落。而優以給之必如弘治十四年之會議。增與官銀。而不使有成化陪補之患可也。土宜之可以夾帶者。官無禁止。而一聽其便。但如弘治十三年之不許饋送權勢。而不至

傷宋人鹽利之恩可也。洪閘之停留。吾為開之。舳艫之衝激。吾為限之。陰雨慮其浥爛。則晒晾而不使之陪。漏濕慮其搬移。則加耗而不使之償。有盜賊。教之以領備。有火患。教之以慎防。沿途懲將領之科索。上倉戒官攢之刁難。如是。則糧無虧損。情有可為矣。不然吾君吾相。優游於深宮廣廈之中。以坐享其食。而使斯人艱難以運之。是何忍哉。雖然。論軍民之利病固惟求漕之善。論軍國之根本。則不貴漕之多。蓋漕

之多者。必奢侈之國也。興土木也。崇佛教也。開邊功
也。濫賞賜而增官吏也。不然。何食之者之衆也。漕之
少者。必儉約之主也。罷土木也。黜佛事也。愼邊防也。
减冗費而去冗吏也。不然。胡食之者之鮮也。丘文莊
有言曰。國用之盈縮。在用度之儉侈。而不在漕運之
多寡。正德時學士馬廷用記淸江船廠曰。孔子節以
制度。曾子用之者舒。王使劉晏諸人復用於世。而吾
聖賢之語足矣。席書序漕船志曰。與其多漕粟之舟。

不若節食粟之人。夫此三臣之言。是誠可取也。敢以為吾言之証。

海運

按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於轉漕。實令將士習於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廢。馴至近日。倭寇海賊。遂縱横於邊海。而浙江之寧紹諸郡。直隷之蘓松一帯。咸被其荼毒。縁海衛所官軍脆怯。莫之敢攖。使海運循行。海道有備。當不至此。故

丘文莊於大學衍義補。惓惓欲復海運爲此也。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刼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北平之地。古未建都。是以無海運之議。至元人混一天下。六宮庶府。仰給東南。于時河運未開。欵䟽鑿則不能。欲陸輓則勞甚。徘徊四顧。而求濟于海。亦不得已之策也。後張朱二寇。久於泛海。熟知險阻者。委之任而假之權。故東南之糧。得至燕都。歲積三萬餘石。

民無輸輓之勞。國有儲積之利。作元史者以為一代良法。故丘文莊得備採其每年登耗之數。以見海運足以有濟。而今日可行。此載籍議論之始也。蓋元政不綱。天下騷動。徐壽輝張士誠輩競起為亂。至求運於士誠不可得。京師米價高踴。女子佩金玉。自售於市而無從。卒以狼狽。故後人懲之以為漕運不通。而文莊因之有此講也。殊不知　文皇遷都。既以泛海為艱。命重臣疏河道。則無事於海矣。況今運數未嘗

少虧。行之二百年。未嘗少阻。亦何勞役講於此乎。近以河流淤淺。徐州茶陵。故道湮塞。疏鑿頗艱。而治河大臣。各持其議。故近日名公思及文莊之議。或欲率由海道。是未知其不可者有四。蓋一曰總督之難。言漕運大臣之難其人也。二曰造舟之費。言動支數十萬錢之困乎民也。三曰乏操舟之人。言占風候。習舟技者之不工也。四曰海道之險。言方向無形。波濤不測。雖能者不能逆料而預防之也。夫其不可者既如

此。而今之議者何必復之耶。況閘河居民。求活於江南之運者甚重。海運既工。則河運必罷。河運既罷。則求活者無助。況淤塞之患。亦常有之。海水自天津以東。淤淺數百里。海舟僅能達淨海。淨海。去直沽。又數百里。陸輓之費。又不可勝計。是既禍江以北。又禍江以南。又不能直達而陸輓。所謂雖能復海道。亦有三憂者此也。況他日新河不成。 天子至於徬徨震怒。荀海運不至。此其利害。不知視新河幾百倍。又豈獨

震怒而已耶。至此又誰任其咎耶。或以國家不幸有嘯聚之徒。阻我於臨清。則河漕必將受其害。豈知阻我於天津。則海運獨無所害乎。而士誠又何以能阻之於高郵乎。當茲責與斯謀者。不可不慮及此也。

塩法

自商以青州貢塩。而塩用始興。是時塩雖入貢。而寔與民通用也。周以塩人掌塩。而塩用始重。是時塩雖有官。而實與民同利也。至晉仲以魚塩富國。著海王

之篇。與盬筴之利。而榷盬之法。遂肇於此矣。漢之善盬利者。莫如桑弘羊。故當時議者欲罷盬鐵官。無與天下爭利。而卒不能罷。其言曰。此安邊足用之本。嗚呼。以此為本。恐王者端本之道。不如是之陋也。唐之善盬利者。莫如劉晏。故當是時天下之賦。盬居其半其言曰。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嗚呼。以此足國恐王者足食之道。不如是之偏也。宋則王呂諸人。紛紛言利。而摟括無遺矣。我　朝於天下產盬之地。設

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有定額。行鹽有定方。
其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者。謂之常股鹽。急用召商。不
依資次者。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興。常股遂廢。支者日
少。積者日多。遂使今日之存積。無以異於前日之常
股。資待久而支給難。鹽法之弊甚矣。爲今之計。其利
之當興者有四焉。一處鹽價以寬報納。蓋商人中鹽
本競刀錐之利。今鹽估日高。商利日薄。誠宜立酌中
之規。使不至於重困。一時秤掣以平市易。蓋鹽利因

時而有增减。行法當隨時而有損益。塩賤而商困。當停掣以俟其通。塩貴而民困。當勤掣以濟其急。一時賑濟以紓灶戶。蓋塩利之所出。本於灶丁。灶丁貧困已甚。宜賑其乏。以使艱苦有賴。一清草塲以復舊規蓋鍋戶煎塩。各有草塲。邇年草塲廢於豪强之侵削。戶籍湮於貧灶之流移。誠宜檢覈以復其舊。其害之所當弭者亦有二焉。一禁權要之佔中。蓋權要之家佔鍋窺利。商以伏貲而窺利。彼以徒手而得金。謂宜

嚴其禁約。使不得肆。一革灶户之私煎。夫今法知禁其私販。而不知其弊起於私煎。誠宜細加巡緝。以過詐偽之端。凡此皆古人之成法。而今日之要務焉。

理財

周禮天官掌六典以治邦國。八法治官府。而九職九賦之類。皆得揔之以制其出。則內得以稱王宮無厭之求。外得以禁官司無益之費。地官頒十有二職。辨十有二壤。而鄉師縣師之屬。皆不得侵之以制其入。

則上無以縱漁獵之欲。下無以肆溪壑之奸。或周理財之法善矣。迨漢有計相陳平責其成。唐有度支劉晏精其筭。宋有磨勘陳恕檀其名。求其事有可因者。其李泌太盈之諫乎。李翺平賦之書乎。愚以為三代而上。理財莫備於周。而其權皆統於冢宰。故國足而民亦足。三代而下。費財莫過於宋。而其利卒歸於夷狄。故民貧而國亦貧。可勝慨哉。我　朝開國。法周定制。內有戶部十三司以理之於上。外有藩司十三省

以理於下。其法可謂密矣。夫何邇年以来。度支告匱。
天庫太倉。往往不給。若此者。將以為在民與。則舟車
必筭。間架必税。酒酤必榷。茶馬必徵。将以為在官與。
則廩庾之積。府庫帑藏。空虚畿甸。懸罄邊陲。倚挾。然
則如之何而後可。為今之計。亦惟去浮以酌盈而[illegible]
矣。然去浮有三。官浮於冗員也。食浮於冗兵也。用浮
於冗費也。此之謂三浮。酌盈有三。曰賞盈於太濫也。
俗盈於太侈也。利盈於太趨也。此之謂三盈。然欲去

浮以存約。莫若敦朴尚實。一道德以同風俗。使內而
勲戚。有馬廖之風。外而將士。有寇恂之績。則蘇軾所
謂三冗者。可去其一二。而財之流少節矣。欵酌盈以
濟虛。莫若剗偽祛囂。振名節以勵天下。使上而庶士
有羔羊之節。下而郡黎有蟋蟀之儉。則蘇軾所謂三
計者。可獲其中上。而財之源始開矣。

邸報户科理財疏

善理財者。必於其要焉先之。何謂要。即所以耗財之

由。而反之以為理財之計。則所謂豐財之道。有不待
廣詢而得之矣。蓋財也者。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之
所成者也。不在官。則在民。不在民。則在官。于此而不
在官。不在民。則必有所以耗之之由矣。然則為人上
者。可不軫念乎此。以求足國之大計哉。方今山林川
澤。悉入徵輸。夏稅秋糧。各有歲額。舳艫千里。飛輓窮
年。其所以充邊儲而供國用者。既無遺利矣。近因倭
虜為患。此外復有坐派加派之名。養馬養兵之費。而

常事臣工。權宜議處。至於贓罰商稅。寺產引錢度牒之類。所以搜括之者。亦既無遺策矣。然而軍餉一增

則內帑之銀。不足以支用。太倉之粟。不足以給餉。則開財之法。誠不可一毫復加於民者矣。然則料理充蓄之計。舍樽節其何以哉。昔蘇軾論節財之法。在於去三冗。冗官不可不去也。彼謂一官任一事。闕其官則事廢。固若不可去也。而貪墨之吏。貂璫之流。獨不可以裁省之乎。冗兵不可不汰也。彼謂四夷竊發。兵不厭其多。固若不可汰也。而優給之武職。充伍之懦

夫。獨不可以簡閱之乎。冗費不可不革也。彼謂宮室之建。城堡之築。力役興作。固若不可已也。而凢百土木之工。無益於國者。獨不可以暫止之乎。茍於此三冗而去之。則不傷財。不害民。戶部之財賦工部之課程。自足以支天下之用。而太倉之粟金科所入。必至於充滿積實。而尚何有不足之慮哉。抑有說焉。我朝聚戎馬於西北。而仰賦稅於東南。故曰江淮天下敖倉也。方今閩廣鋒鏑之餘。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

後逋逃未歸。而江之右。山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一鷄有日攘之憂。二蛇有歲啣之患。東南之民力竭矣。有輔國之任者。獨不知所以派血之乎。

國朝名公財用議

丘文莊公撰夏忠靖公傳云。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畜積。一時賜賚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

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内官造巨艦。以通西南諸番。復請營建北京宫殿。財用之費。以萬萬計。皆仰給於户部。晝夜焦勞。經營綴葺。未嘗缺乏。可為難矣。

周公經言用不足者。盖以職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鄭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

劉公大夏疏曰。光禄日辦桌面。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巳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孝

宗惻然。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光祿卿艾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矣。

霍文敏公曰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洽也固宜。再世有五人焉。則為二百金之家矣以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矣乎。雖然。二百金之家。儉以圖存。其不墜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五人焉。則為四十金

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立墜先業已乎。雖然。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為二百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為千金之家也。存乎人爲耳。

我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室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臣。猶夫奴僕也。軍士。猶夫守家之犬也。諸凡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猶思所以救乎末流之患。柰之何年積月冗。於是數者不知幾倍於　祖宗

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於　祖宗之舊。
是猶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之家矣。復
妄意乎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
方今秋糧夏稅。無歲不納。折色益糧。隨在皆徵。有贓
罰。有課程。有地畝綿花絨。有戶口鈔。有稅課鈔。有魚
課鈔。有船料鈔。有各鑛銀課。
漢之文景。清靜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
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

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

觧公縉疏曰。今時用度太侈。賞賚大過。衣服太華。織造太盛。珍羞太異。園囿太廣。宮室太崇。宗室太競。且如無地起樓臺。寇萊公所以見頌。四隅走香雲。趙清獻所以微玷。今或費錢千萬。屢為大臣起造宅院。而大臣亦安然受之而不辭。豈節用愛民之道乎。

下求樂墾田之令以開其源行鼂錯輸邊之策以貴其粟則民爭赴邊方以種粟而飽歌騰槽之氣象可復矣

親蠶

愚按服之無斁周之所以興休其蠶織周之所以衰我朝列聖以親蠶為重誠媲美於周先王矣但張南軒曰為國者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其心必能嚴恭朝夕而不敢怠懷保

小民而不敢康。以天下之饑寒為饑寒而不忍坐視。
今親蚕之典雖舉。其心亦能嚴恭朝夕。懐保小民。以
天下之饑寒為饑寒乎。且先王之時。行井田之法。授
五畝之宅。其樹桑有地。其蚕繅有資。固宜先天下以
為勸。降而漢唐宋。雖不能如先王之時。然天下猶有
養蚕之人。故真西山嘗有言以叙織婦之苦。而謝疊
山又有起視蚕稠怕葉稀之詠。我　朝則窮民下户
絶無養蚕者矣。盖家無立錐之地。而植桑無所。身徭

賃假之室。而筐篚無出。非不欲養也。實不能也。上雖欲以是風之。下雖欲趨而從之。其如勢之不行何。問亦有能養之者。多出於中戶之家。以其所繰之絲。販賣於蘇松嘉杭等處。織造段疋。以應公用。或上而達官貴人。下而富貴娼妓。咸得用之。若夫小民田婦。毫不沾身。而自宋末年以來。惟得虜人木綿之種。以為之衣耳。而民又困於丁田雜役等差。旋織旋賣。不能裁服。然則今日親蚕之舉。可徒恃乎

農桑

立天下之大命者。帝王厚下之深仁。先天下之大政者。帝王經世之偉績。蓋衣食者。生民之大命也。農桑者。王人之大政也。不思所以立民命。則邦本不固。而天下之萬姓。於是乎有不得其所者矣。不思所以興王政。則元氣遺養。而天下之萬幾。亦因之以不得其理者矣。故農桑之政既先。則得乎當務之急。而凡絕綱胥此馬立。衣食之源既足。則逐乎小人之依。而凡

風俗胥此焉成。此聖帝明王之先後一揆者也。嘗觀古者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擇元辰。親扶耒耜於籍田。躬耕三推。以開天下粒食之源也。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上帝。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世婦卒蚕。遂獻繭於夫人。以為黼黻文章。以開天下授衣之源也。法昉於古。制備於周。盖有周以民事開國。故見於詩人之歌頌。方冊之布列者。若此其詳也。自今觀之。太宰九職之任。一曰

三農生九穀。一曰𡣍婦化治絲枲。而農桑之有勸課可知矣。載師任地之法。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農桑之有戒令可知矣。春事𣤶作。則鑄以耕種之器。農務正殷。則不行𤼵卒之令。以雕龍刻鏤為傷農事之本。以錦端纂組為害女紅之源。漢之重農桑為何如哉。唐則髮僧為農而驅以力本之務。桑麻或耗。則有免調之規。其重農桑可知矣。宋則觀刈麦之勞。而法駕親往。聞挑抒之聲。而清問勸渠。其重

農桑亦可見矣。我
太祖聖本天縱，洞悉民隱。命康茂才為營田使，則曰
理財之道，莫先於農。與 太子出觀园丘，則曰念農
之勞，取之有制焉。諭户部臣曰，足食在於禁末作，足
衣在於禁華靡。諭工部臣曰，民間隙地皆令種植桑
棗。垂統如此。逮我 世宗歲首 聖駕親耕於南郊，
皇后親蚕於北郊。建豳風亭、無逸殿，製穀祇蚕壇之
賦。一曰示無逸而不敢怠愆，一曰賴忠良以夾持其

重農桑也至矣。

茶鐵

食桃薦廟而賤於漢。荔子萬錢而重於唐。物之所尚。各有其時也。故禹貢周禮。皆不言茶。而唐宋及今莫不重茶矣。自唐以前。貴鐵賤金。而自唐以後。貴金賤鐵矣。蓋嘗考之茶之名。始於王褒章約。而盛著於陸羽茶經。趙贊稅茶以為常平本。而常平未有積也。張滂稅茶以代水旱稅。而稅未嘗免也。至嘉祐之賦茶

户。則均之於民。而民病始極矣。歐陽公謂賦茶有五害。非有所感而云然耶。禹貢荊梁有三品鏤鐵之貢。周禮非人掌金玉錫石之禁。管子置鐵官。而未有犯金之禁。卓氏之富擅鐵冶。而未有藏金之事。至元魏置採鑄之官。而金於是乎始貴矣。宋太宗嘆黃金為難得之貨。非有所感而云然耶今日江南之茶皆無榷法。惟川陝有茶馬司。而禁法獨嚴。為市馬也。視山東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然天下皆無彼獨有之。

民愚易生慫讟況其地素貧而易變請有以調停而優待之可乎今日坑冶甚少惟温處建福開場置官而隨取隨竭無攸利也後奏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然山場雖閉而不無滲漏奸民囊橐其間易至於競利起亂請有以嚴守捕之法而弭群聚之變可乎

銅楮

錢何以哉物皆難以阜通而假之以流轉也楮何以

哉。商賈挾於航挈。而假之以兌換也。錢多易得。則物
價騰踊。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陸贄謂錢多則輕。必
有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因錢以收之。故言
錢則曰平準。言楮則曰稱提。准與提。猶權衡也。禹因
水而鑄歷山之金。湯因旱而鑄莊山之金。太公有九
府圜法之制。錢圜函方。輕重以銖。錢斯肇矣。厥後大
錢鑄於周。筴錢鑄於漢。而錢於是乎益廣矣。然筴錢
四銖。莢子符葉。皆失之輕。八銖五行。直百當千。皆失

之重。錢輕則物重。錢重則物輕。得中者。漢武帝之五銖。唐玄宗之開元乎。周官小宰八成之掌。有傳別之聽。漢武有白鹿皮幣之造。頒於王侯。而重取其直。朝覲聘享。而以幣薦璧。楮斯肇矣。厥後唐憲宗為飛錢。宋太祖為交引。而楮於是乎益廣矣。然紹聖元符之間。一界以萬萬計。何多也。至元至大之間。一鈔值五萬文。何貴也。鈔少而賤則不足。鈔多而貴則不行。得中者。宋之天聖。元之中統乎。林駉有言。利權之消長

在天地。利權之操縱在人主。漢文放鑄而不用賈生
之説。故吳王鄧通。而富埒天子矣。張九齡放鑄而不
用劉秩之説。故利權日弛。惡錢日多矣。富弼有言。不
積錢以為本。楮不能以空文行。宋之時楮日多。則民
惟知楮之用。而至有銷錢為器。漏錢海外矣。錢日少。
則民無以致楮。而至有巧為名色。虛數罔上矣。今
制錢鈔兼行。而　國初又有銀禁。恐滞錢鈔也。今錢
之用微。鈔之用息矣。請兼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

鈔為中幣。錢為下幣。公私通用。一準上幣以權之。申銀銅之禁。無使銷為器而漏外国焉。申偽惡之禁。必使無異銀而無異錢焉。行之既久。過多則以民所少者收之。過少則令民以其多者易之。足国便民之法。其庶矣乎。

國朝荒政要議

稽之成周荒政十有二。曰散利。薄征。弛役。舍禁。去譏。省禮。蕃樂。節哀。緩刑。除盜賊。多婚。索鬼神。此固救荒

之本也。然嗣是以往。使積儲有餘。而為預備之術者。
不有耿壽昌之常平乎。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
貴則减價而糶以利民。小饑則糶小熟之所斂。中饑
則糶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糶大熟之所斂。此其法之
可常行者也。至於一時應變之道。倉卒救民之法。則
又有二賢可師焉。仲淹在杭州。活數萬人。則以官之
禄。冨弼在青州。活數十百人。則以民之粟。此又權宜
之政也。兼斯二者。而能本之以仁。斷之以義。裁之以

智。如越州湖南之勸賑。呂祖謙曾鞏司馬光之建議。載在往牒者。能會通以行之。而不膠於己見。不撓於群議焉。則良法美意。出之自我。深仁厚澤。被之自民。不散利而其利溥矣不薄征而其民裕矣。不緩刑而其刑清矣不除盜而其盜息矣。所以措饑餒之民。而置之安養生全之域者。其道不備於是乎。

弘治初定預備倉糧例。有司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每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

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出通紀

按胡端敏公奏議。謂弘治初年。州縣親民之官。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為殿最。所以民受實惠。邦本以固。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焉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責盡心民事。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饑死。今宜遵復先朝舊規。出袁袠

丘文莊曰。荒旱之民。桂薪玉粒。吸水飡霞。商年積貨。求價星光。業藝者技無所施。營運者貨無所售。典質則宮室無財。舉貸則上戶乏力。魚蝦螺蚌。羅索已竭。草根木子。採取又空。面皆菜色。身似鬼形。棄男鬻女。忍割心腸。乞之不足。又顧而他。輾轉號呼。曳衰匍匐。氣息奄奄。須臾不保。或垂亡於茅舍。或積屍於道途。哀哀生民。何辜罹此。衍義補

又曰。今之守令。未荒而預備也貪功以欺上。肆志於

掊刻追捕之苦。加於富室逼迫之威。有如負罪。或無官錢之領。而虛納其認狀。或以官錢之半。而據狀以取盈。入倉有買平之費。守者懷破產之驚。且不量時宜。往往未荒而先散。及至荒甚而告空。此今日之預備何益也耶。我 朝先臣胡順庵公。作濟農倉記。有曰。公私既輸。農則貧矣。積貧至困。如火燒膏。此之謂矣及其既荒而賑濟也。則無汲黯開倉之權。犯蘇軾遲誤之論。朝不保暮矣。尚曰申請上司。食不下咽矣。

循謂經行文卷。且吏胥刁難。里老弄權。强梁者得之。
而柔弱者不能得也。衙役者得之。而小民者不能得
也。鰥寡孤獨。誰為之求。窮鄉幽谷。孰與之領。文移已
是經旬。官疑又令覆審。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固有不
能給而死者。亦有給之未及食而死者。比今日之賑
濟何益也耶。昔唐莊宗不許給軍士。及後始有以賚
之。軍士呼而訴曰。吾妻子已死。得此何為。此之謂矣。
雖然。守令所救。郡縣之民也。君相所救。天下之民也。

守令所救者小且狹。君相所救者大且遠。守令所救者。但能使荒不為之害。君相所救者。則能使荒至於無。夫救荒而至於無者。非曰救荒也。銷荒也。銷荒之化神。救荒之澤淺。衍義補

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迎道不除。百官脩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爾雅

穀不熟曰饑。蔬不食為饉。果不熟為荒。仍饑為洊饑。

墨子

策海四卷終

刻金谿順齋張先生策海五卷

門生沈季文次
門生孫光啓點
庠生弟應宿校
書林徐天佐梓

廟祀

唐之廟有文祖。虞之廟有神宗。夏人四廟。至子孫而五。商人五廟。至子孫而七。周公制禮之時。文王尚在

四親廟之中而未祧。故止七廟。懿王親盡。而後文武已在二昭穆之外而不祧。故為九廟。觀劉歆王肅有曰。王者祭殤。下及五世。豈有下及無服之孫。而上不及無服之祖。則九廟之說是矣。原廟之遊衣冠。始於孝惠之餙非。叔孫之侮禮。別室之藏神主。始於孝明之亂命。臣子之苟從。孝宣別有戾園之祠。光武別有舂陵之祠。晉之廟七代十一室。唐之廟九代十一室。宋初止祀四親廟。宋末祀十二帝廟。而廟制於是乎

失矣若祀典之制則春物初生未有以享故曰祠物未成以薄為祭故曰禴秋物漸成主於薦新故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故曰烝祭在四時之間故曰閒祀祭比諸侯為盛故曰殷祀祫為即位朝廟之祭故曰廟享禘為追祭自出之帝故曰追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取諸天之閏餘也禘以四月祫以三月取諸物之生成也帝玄成曰天子日祭於祖月祭於廟然周官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祭皆時享而無日祭

祭法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四祭皆時祭。而無日祭。則
日祭之說瀆矣。西都歲祭。至二十五次。東都一祭。至
二十八年。有日祭於寢。有月祭於廟。是非祀典之失
耶。馬融王肅曰。禘大祫小。鄭玄曰。祫大禘小。而賈逵
劉歆。又謂一祭二名。禘夏祫秋焉。然諸侯有祫而無
禘。則禘大而祫小矣。漢以臣子並列於祫。唐宋禘祫
皆合群廟之主。有禘祫并在一歲。有禘祭僅能再舉。
是非祀典之失耶。至於功臣配享之制。王功曰勳。國

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皆祭於太烝周司勳之職也漢祭功臣於廟不可詳矣然朱子謂李勣亂唐宗社而唐乃以勣配鮮于侁謂富弼宜配神宗而曾布欲以安石配則過矣上陵之禮則寢園令長丞園郎西漢之設官也光武三有事於十一陵東漢之親祀也唐有天子上陵宋行於春秋歲以為常然漢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日四上食丞相四時行園則褻矣今之廟祭始為七廟而今九

廟焉一歲五祀而皆合食焉禘祫之禮未行
世宗始制五年一禘以孟夏每年一祫以季冬焉配
享之制中山王等十二人配
太祖皆武臣也河間王等四人配
成祖姚廣孝文臣也請擇功臣分配於　列廟不必
拘拘於戰功則報功即司勳之典矣上陵之禮一歲
三舉以親王或駙馬都督主祀忌日之祭惟遣駙馬
觀　太祖於　仁祖忌日而泣下命祭　皇陵而悲

咽。則仁孝出漢唐宋之上矣。

國朝九廟

嘉靖十五年九廟成。九廟者。其一祀太祖於列宗之中。萬年獨顯。其一祀成祖於群廟之外。百世不遷。其六祀列宗之宜昭而昭。宜穆而穆。歲久則遷。又其一則避方隅擇吉區以祀獻帝。

郊祀

情外無義。義外無禮。求禮於義。萬殊一也。求義於情。

萬世一也。何聚訟之患哉。周制冬至陽氣來復而祀天。陽員且高而屬南。故曰圜丘。又曰南郊。而設太壇于丘之南。以燔柴而升煙也。夏至陰氣潛萌而祀地。陰方且下而屬北。故曰方澤。又曰北郊。而設太圻於澤之北。以瘞埋而達氣也。天神南面。地祇北面。順其位也。蒼璧祀天。黃琮祀地。象其色也。漢之前皆分祀。而唐宋之議禮。並主於合祭。顧臨蘇軾以合祭為是。張仁安世以合祭為非。當時卒以合祭者。昊天有成

命之詩為之地也。漢之前皆特配。而唐宋之配享。遂主於迭配。王珪請以父配。呂誨請以祖配。當時卒以並配者。我將思文之詩為之地也。以愚觀之。虞書類于上帝。周禮禋祀昊天。皆不言地。則合祭明矣。大樂正有圜丘方澤之說。似若分祭者。蓋時之所主雖異。而未嘗不合。祀器之所用雖異。而未嘗不合。奠樂之所屬雖異。而未嘗不合。奏何也。君之天地。子之父母也。如冬至為父始生之日。則祭以父為主。而母亦與

焉。夏至爲母始生之日。則祭以母爲主。而父亦與焉。
然則古人之祀。孰則分。孰則合乎。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以配帝。皆不言並配。則特配明矣。周書有
殷禮陟配天之說。似非一人者。蓋祔之特配。以本始
言。無二本。則無二配也。後之同配。以功德言。同功德
則同配享也。何也。君之天地。臣之君也。臣有功於君
者。皆配享於廟焉。君有功於天地者。亦皆配享於郊
焉。然則古人之意。孰則特。孰則同乎。茲情也。茲義也。

予豈襲陳談為私說哉。

社稷

五土之神為社。五穀之神為稷。共工氏之子龍。高陽氏之子黎。有平土之功。則配社。烈山氏之子桂。厲山氏之子農。有播穀之功。則配稷。天子三社。曰大社。王社。亳社。諸侯三社。曰國社。侯社。置社。大社國社。為百姓而立。王社侯社。為籍田而立。亳社置社。則遷國之社也。其壝則北面。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列則社東稷

西。其制不屋。而遷國之社以屋。天子之社。以五色土。
祭用太牢。諸侯之社。以五方土。祭用少牢。漢之中世。
有社無稷。而祀稷之禮廢。唐之建州不立州社。而祀
社之禮廢。今則內設大社。配以
太祖 成祖。天子親祀之。藩省郡邑。皆有社稷之壇。
春秋二仲。以上戊日祀之。典有常矣。會典

山川

天子之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其地之名山大川。

五岳視三公。以其大布雲雨。大歛雲雨也。四瀆視諸
侯。以其蕩滌垢濁。通百川於海也。山川視子男。以其
出物澤物。而品類多也。迎氣之始。則祭山林川澤郊
天之日。嶽瀆海鎮居二等。山林川澤居三等。大雩祀
山川。大蜡祀山川。司服掌其服。司樂掌其樂。漢宣祀
江海洛水。而不及山。隋祀四鎮冀州。而不及水。武后
封東嶽為王。玄宗封五嶽四海為王。五鎮四瀆為公。
宋真宗封五嶽為帝。我

聖祖革去封號。以山川本名稱其神。祀典始正矣。

天神

日月星辰之祭。則大宗伯以實柴祀典瑞以圭璧祀迎歲之始。分祭日月。郊天之日。配以日月。春分秋分則祭日月雪霜風雨之不時。則祭日月星辰。是後多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為大祀。而天子親行之。今則郊祀天地。設為四壇。而遣官分獻焉。風雲雷雨之祭。則司中司命之祭。掌於宗伯。司氏司祿之祭。掌於天

府。漢有風師雨師之祀。唐加雷師之祀。宋祀風師雨師。而以雷師從祀。司中司命司禄。而以司氏從。今則又加以雲合為一壇。從獻於郊。天子仲秋。又躬祀焉。

蜡祭

蜡祭之禮。皮弁素服。草笠黃衣。禮用大割。樂用六變。帶用葛帶。杖用榛杖。然其神惟八。後世乃至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二者。非矣。八神者。所謂先嗇司嗇農夫。郵表畷。貓虎。防水門。八神之名也。鄭玄加昆虫而

合貓虎王肅非之是也水行之君以子蜡木行之君以卯蜡火行之君以午蜡金行之君以酉蜡土行之君以戊蜡古者飲於學則黨正行之今之鄉飲養賢而已請因孟冬之飲以行蜡祭之禮亦復古之一事也

雩禪

雩祭古祭也天子雩九州山川諸侯雩封內山川大夫雩食邑山川虞之雩以四月秦之雩以五月皆建

卯之月也。或曰雩。遠也。遠為百谷求雨也。或曰雩。吁也。女巫吁嗟以祭也。穀梁曰得雨為雩。公羊曰雩則旱見。要之為禱水旱者也。封禪非古也。祀天山上曰封。祀地山下曰禪。管仲始言之。而史遷張說皆言之。祖龍始行之。而孝武隋帝皆行之。鐫之以玉璧聯之以金繩藏之。以金匱封之。以石泥茂陵以為天下之壯觀。倪寬以為帝王之盛節。玄齡以為美盛德之形容。闡後王之休烈。昌黎以為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

無前之偉績。要之好大喜功者也。

群祀

仲春玄鳥至而行高禖之祭。所謂姜嫄從帝而祀禖。簡狄從帝而祈禖也。　日在北陸。藏氷而行司寒之祭。所謂藏氷則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出氷則桃弧棘矢以除其灾也。　告即位之儀。如舜格于文祖。更受命于神宗。類于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徧於群神是也。　告封國之儀。如洛誥冊命周公。江漢冊命召

公。賜爵於廟。賜禄於廟是也。王制所謂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巡狩之儀也。禡於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師行之儀也。厲祭則太厲。公厲。族厲。祭法之文也。太厲。國厲。郡厲。邑厲。鄉厲。我祖之詔也。城隍之祭。旗纛之祭。古未有也。唐有當塗城隍廟祀。宋有六纛藏于節堂。祭于衙内。制或始於此歟。周禮祭司氏。國初曾封城為司氏。春秋書祠兵。禮記禡祭。意或取於此歟。

五祀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户。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東陽許氏曰。五祀之主。户中霤主北向。門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春陽氣出。祀之於户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爲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或者曰。主與尸。其別何如。既設主於其所。又迎尸而祭於奧。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朱子曰。不是尊奧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隨四時更易。皆迎尸而祭奧。雙峯饒氏亦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

神之道也。

或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朱子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

孔廟從祀

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曾思孟諸弟子。寔傳孔子之道。尊之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無議矣。其餘

若荀況楊雄王弼賈逵杜預馬融何休王肅等八人或失身於逆臣或謬戾於學術皆聖門之罪人也非所當罷黜者耶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后蒼杜子春等之九人則羽翼聖經有功吾道皆聖門之所與也非所宜從祀者耶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之學雖未足以窺聖道之門牆然其在當時亦無過行之可議先儒謂欲降五人之祀使各祀於鄉是也孟子之父身教行於

三遷之後程朱之考家學足為聞道之基議者欲使與顏曾之父配享啓聖是也公伯寮乃名教之罪人蘧瑗林放則春秋之高士似不可以一例黜也申棖申黨實即一人秦冉顏何疑亦叅互豈亦寧為虛設主也偺經之失王通之所有也而觀變古今亦可與董仲舒韓愈並列著述之功胡瑗之所無也而躬行身教亦當與周子以下九人並從又况着述雖多仕元可議當黜而未黜者吳澄也凡此皆士論之公也

遥者我

皇上允言官之請以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廟廡固無異議者今言官復請以蔡清吳與弼同祀要之公論久而自定者也

射禮

帝王之以射教民也有鄉射以習之有燕射以禮之有賓射以率之以興賢能以選良士是故內志欲正外體欲直端其本也容體比禮節奏比樂正其則也

虎侯麋侯豻侯布侯。明其分也。騶虞貍首。采蘩采蘋。
昭其職也。天子備觀。諸侯時會。卿大夫循法。士不失
職。序其節也。要之先王之教。則固欲人從容於觀德
之間。而非若小人之較力焉耳。夫何漢唐而下。古道
日漓。雖漢明帝行於辟雍。唐高祖行於殿庭。貞觀行
於顯德殿前。開元行於景福樓下。徒為文具而已。我
國家法古為治。凡天下郡邑。設立射圃。使士誦習之
暇。專事於此。斯固成周鄉射之意也。夫何邇年以來。

黌校廢於有司之庸。射所荒於蔬圃之鞠。脩舉之論。能不動議者之憂哉。為今之計。莫若遵大明集禮。以歲考責之督學之憲臣。以時練稽之提調之有司。帥之以儒官。本之以儀注。俾天下之士。身安而體習。日劘而月練。則士人兼文武之才。而觀德之治可舉矣。

鄉飲

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賓主以象天地。介僎以象陰陽。三賓

之設以象三光四面之坐以象四時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象天地之義氣也坐主於東南坐僎於東北象天地之仁氣也升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降盥降洗絜也辭盥辭洗讓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三歌必獻不忘敬也其寓意也深矣若夫後世瑶池高會荒酣躭樂玉山將頹風流醞藉何哉所謂飮者我

朝天下郡邑。每歲再行鄉飲酒禮。而大誥又嚴其令焉。今守令誠遵詔令而行之。叙長幼也。論賢良也。別奸頑也。異罪人也。私意不參焉。教之大也。然古之鄉飲。鄉大夫之興賢也。養賢也。州長之習射也。黨正之蜡祭也。今之鄉飲。養賢而已。請因鄉飲之後。以行習射之禮。因孟冬之飲。以行蜡祭之禮。因鹿鳴之燕。以行賔興之禮。亦復古之一事也。

冠禮

按禮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朞以上喪。始可行之。前期三日主人告於祠堂。前一日宿賓。厥明夙興陳冠服。初加冠巾而祝之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再加帽而祝之曰。吉元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及三加幞頭而祝之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乃醮而見於祠堂。見於尊長。乃禮

賓。遂出見於鄉先生及父之執友。若是乎其望之甚大。而禮之甚隆也。

禮

記曰。夫禮本於太。太極也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別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主於天也。

又曰。禮也者。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著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

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凌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孔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

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夫禮始於冠本於婚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孔子有言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

之譬。如中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不能德。於禮虛。

禮教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帝命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舜命禹總龍之所典。庶頑讒慝不忠直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穆王命

君牙爲大司徒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喻善道皆可行也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喻不似者可教而似也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喻用善以似之可也

禮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冠婚喪祭鄉飲士相見

明七教以興民德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齊八政以防民淫飲食衣服事爲是非度量財利等

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及。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王制

樂正崇四術。即禮樂詩書 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秋冬教以詩書。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愽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學記

今之教者。呻其佔視畢簡。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

禮物

禮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

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鱉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樂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此堂上之樂作而人無不和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堂下之樂作而物無不和也

詩曰。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

不僭。籥舞也小雅鼓鐘因幽王鼓鐘淮水為流連之樂而思古樂之作如此虡直木業懸鐘
如鋸齒栒上大板維樅。業上懸鐘磬處以采色為崇牙賁大鼓維鏞。於論得倫
理鼓鐘。於樂辟廱。民樂文王鐘鼓之樂乃大雅靈臺之詩也設業設虡。崇
牙樹羽。應小鞞田大鼓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
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周頌有聲
鞉鼓淵淵。深遠嘒嘒清亮管聲。堂下之樂既和且平。遹依我聲。
堂下之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也此商頌那篇商人作樂以祀成湯
左傳曰。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因音以行而鐘

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聚也之輿以行之。
小者不窕。音不令不滿大者不𢮿。音瓠音不使橫而不入則和於物。
物和則嘉成。告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安
則樂。窕則不咸。不充滿於人心𢮿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
則生疾。

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
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

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

人喜則思陶（心初悅而未暢也）陶斯咏咏斯猶（動搖也）猶斯舞舞斯慍（樂極則形疲厭倦）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撫心也）辟斯踊（跳踊奮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和動之則為樂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急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

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憤也音奔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圓瑩通滑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遠也成終也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律呂各六配十二月考

按前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之嶰谷取竹。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是謂律本。以節五音之上下。

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是曰六律。律法也。陽為陰法也。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是曰六呂。呂助也。助陽以宣氣也。

黃鍾。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鍾，踵也。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為十一月。

大簇。大，大也。簇，湊也。萬物隨陽氣太湊而生也。位於寅，為正月。

姑洗。姑，故也。亦始也。洗，鮮也。萬物去故而始就新，莫不鮮明也。位於辰，為三月。

蕤賓。言陰氣始生，幼小而蕤萎。陽不用之，故曰賓。位

於午。為五月。
夷則。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
為七月。
無射。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無有止息也。位
於戌。為九月。
大呂。呂助也。言陽氣方生。陰助陽以宣其氣也。位於
丑。為十二月。
夾鍾。夾甲也。言萬物甲拆。種類分出也。位於卯。為二

月。
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
也。位於巳。為四月。
林鍾。林。茂也。盛也。言萬物茂盛。積於林野也。位於未。
為六月。
南呂。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陰任陽功助
陽成功也。位於酉。為八月。
應鍾。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位於

亥。為十月。

黄鍾律度量衡之本

按蔡沈謂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黄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高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黄鍾之長。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黄鍾之管。

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

五音

五音始於宮。宮数八十一。商数七十二。角数六十四。徵数五十四。羽数四十八。以数之多寡為尊卑。故曰

宮商角徵羽。

宮屬土。土有尊重之義。故為君。

商屬金。金有决断之義。故為臣。

角屬木。木有生聚之義。故為民。

徵屬火。火有發達之義。故為事。

羽屬水。水有巍小之義。故為物。

吳澂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微清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

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之長短定之。每一律之中。各有宮商角徵羽。而不相亂。然後施之八音。而無相奪倫矣。

律呂新書

朱子曰。季通此書。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大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

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

十二律由是而損益

黃鍾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於是而受法。故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季通曰。黃鍾徑圍之分。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黃鍾之實。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也。林鍾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大簇也。此舉二律以起例。統言之則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

黃鍾不為他律所役

李通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爲他律所役。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

八十四聲　正變

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七九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朱子曰。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下都差。

旋相爲宮

季通曰。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

朱子曰。旋相為宮。樂家大率最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商聲高似宮聲。為臣凌君。不可用也。乃用蕤

實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能相應也。

若以黃鍾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宮。便有相凌處。如黃鍾第九宮後四宮。或為商角徵羽。若以為角則民凌其君。若以為商則臣凌其君。故制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斷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用黃鍾本律。以避凌慢。

沈存中曰。惟商角臣民。不可相凌。徵羽事物。則不必避也。

朱子曰。律呂有十二筒。用時只用七筒。律呂五音若支干之相旋也。故曰旋宮。潛心體認方見

候氣法

按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案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按曆而候之。氣至則

吹灰動素。小動爲和氣。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
不動爲君嚴猛之應。
書云。以河南葭莩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

七始

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
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
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
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

中聲不以角而以宮考

朱子曰。凡陽聲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故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

古樂

張橫渠曰。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太深。以古樂為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求之。得樂之意盡於是矣。

制策樂問

樂之作也。有一定之法。而其所以作也。有自然之理。作樂而不循乎法。則五聲不審。何以治六律。六律不定。何以正五音。而樂之倫失矣。循法而不本乎理。則聲雖備。而於律終有所弗協。律雖具。而於音終有所弗和。而樂之道荒矣。故善作者。不求之器數之樂。而求之吾心之樂。不求之音律之和。而求之天地之和。

通乎此。而樂其可興矣乎。方今
聖天子會中和之極。擅制作之權。則夫作樂以和神
人。以協上下。誠今日之切務也。顧樂之理微。非愚之
所知也。亦嘗聞其槩矣。昔者黃帝取嶰谷之竹。斷而
吹之。以應鳳凰之鳴。其雄鳴有六。則為六律。雌鳴有
六。則為六呂。此樂之所自始也。嗣是而後。如雲門咸
池大韶大夏大護大武。代有作者。然其制惟周為備
焉。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人鬼享。其

感格之妙何如也。自是而下。朝廷之樂。制於叔孫傅士。房中之樂。制於唐山夫人。漢之樂。無足觀也。唐則五舞二部之作。多淫哇歡傲之餘。宋則王朴竇儼之言。皆器數聲容之末。豈非以其徇法棄理之故歟。我太祖即位之初。已命陶凱典樂。所作白本太初。而至樂清寧焉。自大宴樂。而至迎春樂焉。一時聲律之盛。雍雍乎不可尚已。然樂所以象功而昭德也。功德隨時而加顯。則樂亦隨時而有作。況古云禮樂必積德

百年而後興則今日求新其制而集其成者烏容已哉愚則以為樂之作也固不可不循乎法而尤不可不求諸理所謂法者截之長短廣狹以求其管稽之秬黍積分以定其器驗之飛灰衡素以候其應審之清濁高下以節其音參之損益上下以循其序推之正變子母以均其調考之度量權衡以侯其合是也所謂理者心和而達之為氣和氣和而達之為形和形和而達之為聲和聲和而達之為天地之和風雨

露靁。萬籟成聲。呼吸動靜。百竅成韻。一飛一走。無不和動。一草一木。無不欣榮。是也。理以主乎法。而樂有原。法以寓乎理。而樂有紀。所以協神人。和上下。平邦國。宣風氣者。胥有加於此哉。

東宮輔導

古者太子之始生也。椄之以太宰。隆嫡長也。負之以太保。重保愛也。見於南郊。以虔其始。薦諸天也。過闕則下。入廟則趨。與其孝也。節之以禮。陶之以樂。崇其

尚也。有失則刑其傳以示辱。收其威也。統之以阿衡。尊之以師保傅。端其與也。是故在夏則典則以貽之。在商則風愆以訓之。在周則襁褓以擁翼之。負扆以提挈之。抗伯禽以先之。而世子之法。班班可考。繼此而後。用智囊為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輔之非其地。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禎敦本之論。心雖忠而要則寡。世子之法。槩乎其未講也。恭惟我

太祖登極之初。首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以教太子。而東宮官屬。皆兼而不設。至語太子。惓惓於正心脩德。以保宗社。以福天下生靈望之。

太宗文皇帝灼見理亂之由。刑名術數。不以為教。乃為聖學心法一書。以授太子。宏綱細目。謨訓並傳。信如胡廣所論者。肆我

皇上純粹之德。格於皇天。泰和之氣。洋溢宇宙。聖胤篤生。重明繼照。在今宮闈之內。所以調護節宣。固自

有道。但自茲以往。苟禮義無見。則智慮日昏。動作無制。則心意日逸。戲謔無度。則驕矜之習成。服御無節。則奢侈之患縱。怠惰荒寧之氣既勝。則勤勵不息之志自靡。宦官宮妾之周旋既熟。則賢士大夫之勢分自踈。於此欲矯而正之。勞且難矣。是則保傅之官。其可緩乎。纖悉曲折。雖不必盡同於三代之制。要當使朝廷宮闈。合為一體。凡東宮起居動作衣服器用。與乎前後左右之人。為保傅者。皆得以與聞。而裁制之。

而又慎選宮僚。申飭職業。庶幾淫巧靡麗。不接於耳目。仁孝禮義。浸漬於見聞。而正位凝命。以衍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乃有在也。

宗藩補考

考之周官有脤膰之禮。以親兄弟之國。金輅之掌。以隆同姓之封。不幸而麗法。又有議親之辟。所以明仁也。庶子之屬。止於宗族。名山大川。不以封侯。犯義而不軌者。刑之師氏。所以正義也。自棠棣之義不明。而

同姓釀推刃之禍。自藩宣之制不節。而親王有西向之虞。是故馭之有道。則朱虛可以定策。而長沙可以立節也。江夏可以定難。而河間可以立功也。制之無經。則七國告變。而王室幾殆矣。疏遠握兵。而五胡致擾矣。故自古論同姓之分封者。漢過於厚。唐過於薄。宋幾於得矣。蓋漢之封也。大都名城。地幾千里。卒有尾大之患。而後有割地之計。唐之封也。疏屬降爵。非功不王。中有武氏之亂。而後議封建之行。宋之封也。

爵僅止其身而已矣。而宗室之賢不廢也。夫是以百
年無內變之憂。我　國家隆宗子維城之固。篤本支
百世之情。二十四王。次第畀封。祿盈其戶。是固所謂
仁也。平時無專命專制之權。遇變有相維相援之勢。
沃土無分封之建。有司有惟正之供。是固所謂義也。
不與古之帝王同一揆哉。然自開　國以至於今。天
潢流行。公賦日繁。矧夫盤石之宗。益衍於億萬無疆
之後。又將何以處之。是固不得不裁之以義矣。而旂

謂義者。非薄於仁也。親盡而遷。於九廟則然矣。而況於族乎。今之奉國校尉。固五世之餘也。而猶有食祿之制。得非仁之至極而可裁者歟。世子固親王之貳也。而復有分封之典。得非遇之大過而可少損歟。隆無已之供。而重吾民之困。似非所以制邦式也。然名之主。樂繼絶世。內恕之君。安立亡國。況今之支庶無窮。而 國家之制祿有限。是又不可不處之以仁矣。而所謂仁者。非德於義也。文武並用在臣民則然

矣。而況於宗乎。今之王庶人。固皆文之昭。武之穆也。内而奉常。外而王官。宜若可慶也。蘊才猷而率皆擯棄。得非義之過歟。逆未形之患。而棄有用之才。似非所以勸親親也。

風俗

風俗之在天下也。其機始於一旦。而其勢成於不可回。其端肇於一人。而其流至於不可救。故方其未敝也。則當有先見而預為大壞之防。及其既敝也。則責

有定力。而速為振蠱之術。茍徒求救其敝。而不思推致其由。則於勢逆。於理睽。猶欲之楚而燕其軒。心雖急而行愈遠矣。且風俗之說。何所昉乎。自禹貢分九州。以山川土俗定疆界。而後世風俗之說因之。司馬溫公曰。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志安定謂之俗。又曰風氣不同。俗尚亦異。故秦晉之風奇以僻。燕趙之風質以朴。齊魯之風朴以厚。吳越之風麗以誇。其俗之所尚。信不可以強同者也。傳曰。脩其教。不易其宜。齊

其政不易其俗。道德既一。風俗自同。理之所必然也。夫風俗固不可以不同。而亦不容以不敝。此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咸得補偏救敝之宜者也。遐哉邈乎。不可尚已。漢興渾乎朴實之尚。風俗庶幾近古也。然薄惡之言。既迭形於董賈之論。而標榜之盛。又激成乎黨錮之殃。則其風俗可知矣。沿及唐宋。雖有貞觀之風。忠厚之模。亦安能復追隆古也哉。所以然者。蓋由當時之君。倡之者有未善耳。堯舜在上。則比屋可

封。而桀紂幽厲者出。則利口靡靡之俗遍天下矣。文
武在上。則仁讓成風。而秦政項籍者出。則偶語告訐
之俗遍天下矣。誠由在上者。轉移化導之何如耳。方
今　國家建學崇文。斟酌三代。二百年來教化隆洽。
彬彬然可謂盛矣。而生當其時者。莫不囿至德於忘
言。而覩太平於有象也。夫何邇來。法度漸弛。浮靡日
甚。似於前日之風俗。大有不同者。試舉一二言之。服
舍嚴矣。而庶民之家。得無有屋被文繡。帝服后飾。如

賈生所疏否乎。世業定矣。而閭閻之下。得無有富連阡陌貧無立錐。如董子所言否乎。士習久湮。廉耻道喪。頌王堂紀河平者多。而求其不愛熱官。如王晞者。未之聞也。官箴久廢。奔競成風。三及門兩上書者多。而求其不甘私謁如元城者。未之聞也。是數者豈非近日風俗之大壞者歟。然則轉移俗尚之方。盖有不容緩者。為今之計。要必別界限嚴等威。以立其防。均賦役省煩冗。以覈其實。明禮義奬恬退。以慎其趨抑。

浮薄。重循良。以貞其守。如是而又本之以公。行之以實。持之以久。由朝廷以及百官。由百官以及萬民。則一時風俗之盛。誠有以並忠質文於同休。而陋漢唐宋於不足言矣。雖然此特自在上者言之耳。君子立身於天地間。自有不可苟者。故萬石君家。而子孫燕居申申。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廬自去。汪洋千頃。足以消鄙吝之心。桐江一絲。可以扶九鼎之重。一人之行雖微。亦足以為世道之助。如此者。為士者。可不知所

以自勵乎哉。

風俗淳散

周秦之敝。綱密文峻。而奸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閒。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辱。當此之時。綱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以上。公

卿大夫以下。爭事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數也。漢史

敝俗

嘉靖郭學士䟽。國初官民衣服。各有定制。見於會典者可考也。今官及士庶。多製高簷桶子冠。及濶袖道衣服之。以至徂儈之賤。亦有然者。此更張之見於衣冠者也。士君子平居講論。踈畧於人事之實。致察於陰陽變化之微。筆誕說以訾先賢。號為理學。此更張

之見於言語者也。及其相接，甘言詭容。鞠躬為禮。交手至地。究其中心。誠意畧無。恬然相尚。莫之知醜。此更張之見於交際者也。若夫居官者。以譸張為變通。以安靜為腐鈍。以寬厚為無能。以嚴急為才幹。以公直為激俗。以狐媚為適時。譽彼毀此。伸此抑彼。不以為異。此更張之見於人才者也。夫言語。衣冠交際。關乎風俗者也。人才。關乎政事者也。如是則政厖矣。是豈細事而聽其所至哉。恐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

也。邸報考

策海五卷終